

壮
乡
年



壮乡少年

广西军区政治部编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壮乡少年

广西军区政治部编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1976年5月第1版 197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册

书号：10113·68 定价：0.37元

泊。有人认为可以强攻，其实不然。另外，过去因为岛上居民叛服不常，恃险图谋不轨，才徙其民而墟其地。现在也不可再将内地居民迁至岛上，这是很明白的道理。若分派军队在周围岛上据守，这从兵法上看是犯了大忌的，因为那些岛屿孤悬海外，海域茫茫，如果粮草接济不上，守军就只能被动挨打了，因此分兵据守也行不通。还有人主张在隘口处用沉船沉石的办法来防堵岛上海寇，但澎湖岛周围水深流急，此法实难实行。既不能攻，又不能守，防堵也难怎么办呢？惟一的办法就是“谨修内治而已”。什么是“谨修内治”呢？就是严格实施海禁，加强内地防守，以逸待劳，以饱待饥，则无往而不胜。因为倭寇海贼所需要的只不过是粮食、硝磺之类的物资，如果继续实行海禁，同时禁止向澎湖移民，断绝了倭寇海贼的物资来源，就可以以逸待劳，以饱待饥，然后伪装给其接济，或假扮渔民商贩袭击之，便可克敌制胜。

类似的主张，我们在谢杰的《虔台倭纂》中也可看到。他说：由于澎湖离大陆太远，绝岛孤悬，茫茫万顷，“既不可实之以民，又不可守之以兵”，若将百姓迁徙到岛上，则需要驻军以护卫百姓，而用于养兵的费用则是内地的十倍，这是“利十而害百”的得不偿失的做法。因此将澎湖弃之不顾是不得已的办法。怎么办呢？谢杰提出的对策与章潢如出一辙，也是“内备既修，外禁既严，其在澎湖，犹其在日本耳”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搞好大陆内部的事，外部加强海禁，那么倭寇即使占据澎湖，也就像在日本一样，连门庭之患也算不上。还说什么“善论治者，治内而已矣”，一番话似乎振振有词，貌似有理，实则目光短浅，消极保守。

在明政府中，也不乏有远见者，他们看到海禁其实禁而不止，撤防澎湖贻害无穷，因而主张开放海禁，设防澎湖，进行积

目 录

小钢刀	齐 力 (1)
“兔日三”落网记	红 涛 (19)
路标	莫 硝 (31)
机智的小春仔	柯 岚 (40)
号角声声	苗 东 (52)
小哨兵	云 峰 (66)
捉“猴”	铁 英 (74)
荔枝树下	凌 珊 (83)
打“狼”	苗 苗 (93)
小蛟送信	琪 琳 (110)
小猎手	林 涛 (122)
妹春	贺 红 (131)
鹅声的秘密	新 煊 (145)

小 钢 刀

岑 溪 县 齐 力

一九五〇年夏的一个早晨，义昌江畔河山村附近的深山里，一阵阵的枪声响个不停，那是解放军和民兵围歼一股土匪，战斗正打得激烈呢！这时太阳升起来了，江面上倒映出金灿灿的朝霞，晨风轻轻吹拂，送来一阵清脆的歌声：

铁树开了花，
奴隶当了家，
毛主席领导闹翻身，
打土匪呀斗恶霸。

.....

歌声起处，江面闪出一条小船，忽紧忽慢地顺流而下。驾船的是两个健壮的少年。船头那个一边撑船一边唱歌的，名字叫阿刚，看样子十四岁上下，他学着解放军打仗的模样，头上戴着树叶圈，眉毛下闪动着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，身穿白麻布短褂，敞着结实的胸脯，露出黝黑的皮肤，背着一把雪亮的小钢刀，刀把上火红的绸带，随风飘舞。船尾划桨的那个叫阿方，他比阿刚小两岁，穿着蓝布衣服，红扑扑、圆嘟嘟的

脸，长得也挺结实。

船儿象离弦的箭，顺着江心激流向滩头驶去，前面一块大青石突出水面，象拦路虎一样挡住小船的去路，阿刚手疾眼快，举篙向大青石一点，小船便很听话地绕过大青石，沿着江心顺流冲下。阿方赞扬了他一句：“咳，老人都讲‘青石滩，急又弯，侬儿^①莫到那里玩。’阿刚，你真够力，竹篙一点就过来了，怪不得大家都叫你‘小钢刀’！”

为什么阿刚会被人们称为“小钢刀”呢？讲起来还有一段故事哩。

今年春天，河山村成立了儿童团，阿刚当选为团长。他蹦跳着跑进民兵队部，“爸爸，爸爸”嚷个不停，吵着要爷爷留下来的那把小钢刀。爸爸是村民兵队长，见阿刚缠得紧，想了想便把背着的刀拿下来，一边擦，一边问阿刚：“你懂得这把刀的来历吗？”

“懂！爷爷当农民自卫军，用它斗过地主老财；打鬼子那时，爸爸用它杀过日本鬼子！”

“那你要它做什么？”

“砍土匪，为妈妈报仇！”

“只为你妈妈报仇？”爸爸又问道。

阿刚响亮地回答：“不！”胸一挺，看着坐在旁

①侬儿：小孩子。

边的区委副书记、区中队指导员陈叔叔，“陈叔叔说过，要消灭反动派，为天下的穷苦人报仇，保卫人民江山！”

“讲得好！”陈叔叔表扬了他一句，“阿刚，这把刀可是个传家宝呀，到了你的手，你怎么用它？”

“见了土匪，我就冲上去给他一刀！”阿刚挥舞着手臂。

“就冲上去一刀？哈哈！土匪不会那么傻的。你听过狼外婆的故事吧。狼明明是吃人的野兽，却装成外婆，等你失去警惕，就一口把你吃掉。敌人也会学狼装成‘外婆’，花招多着啦。我们只有多动脑筋，识破他们的鬼花招，才能战胜他们。”

阿刚心头一亮，兴奋地说：“我懂啦！就是遇到事情要灵醒，是吗？”

在场的大人听了，心里都暗暗称赞：阿刚这孩子真是块好钢呀！阿刚从爸爸手上接过钢刀，陈叔叔又特意把包手枪用的一块红绸分出一半，给他系在刀把上。阿刚笑咪咪地给陈叔叔敬了个礼，就跑出去了。

以后，这把刀可真成了阿刚的心肝宝贝啦。站岗放哨，带领儿童团员学习军事操练，跟解放军和民兵学打枪、擦枪，都背着它，就是睡觉也要把刀放在枕头旁边。

上个月，村里的大部分民兵配合解放军上老鹰嘴



剿匪去了，儿童团和留守村里的民兵一起站岗放哨。

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，阿刚和阿方来到渡口放哨。渡口上一条两指粗的竹蔑缆横过江面，渡江的人只要拉着这条缆，不用划桨就可以摆渡了。这时，渡船正停在对岸。在淡淡的月光下，突然，他们发现一串黑影朝渡口扑来。阿刚机警地拉着阿方闪到一棵龙眼树背后，大声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区中队的。”一个声音回答。

阿方立刻高兴地大声喊起来：“陈叔叔！”

一阵沉寂。然后听到一个象破锣似的声音回答：“哎——”。这声音有点熟，但不是陈叔叔。

“不象区中队的。”阿刚小声对阿方说。接着大声喝问：“你是哪个？”

“区中队的，还问什么？”还是那个破锣声。

“哦，番鬼六！”阿刚和阿方惊叫起来。

这个番鬼六是什么人呢？他原是伪乡长、大恶霸地主，名叫徐凡桂，排行第六。日寇入侵时他当了汉奸卖国贼，带着鬼子到处烧杀抢掠，群众对他恨之入骨，都叫他“番鬼六”。解放了，他对人民当家作主，恨得咬牙切齿，纠合了一帮土匪搞暴乱，自封“团长”。阿刚妈妈就是被他杀害的。民兵配合解放军剿匪，他那帮狐群狗党，被打得七零八落。但他不甘失败，今天晚上，带了二十多个残匪，妄图偷袭乡

人民政府。如果这股土匪进了村，问题就严重啦！

“怎么办？”阿方瞪大双眼着急地问道。

“把牛角给我，你快去报告！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不要管我！”阿刚见阿方在黑夜中消失了，立即举起了牛角。

“嘟嘟——”一阵牛角号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。

“叭叭——”土匪开枪强渡了。子弹把阿刚身边的泥土打得四处飞溅。阿刚咬咬牙，紧了紧裤腰带，猛地顺着河坎向下一滚，滚到拴缆绳的树根下，跟着来了个鹞子翻身，挥刀一砍，缆绳断了。拉缆的两个匪徒扑通一声栽进水里，渡船象断了线的风筝，被滔滔的江水冲了下去。匪徒们乱成一窝蜂似的瞎吵吵，突然砰的一声巨响，渡船撞到暗礁下沉了。这时，村里的民兵、群众和儿童团员都来了，有的扛枪，有的拿刀，有的提着禾叉，粉枪、步枪一齐向河面开火，许多土匪被打下河里喂王八去了。

从此，“小钢刀斩缆淹匪”的故事便传开了。人们都称赞阿刚，管他叫“小钢刀”啦！

昨晚，大叔叫小钢刀今早去给围剿土匪的解放军和民兵送饭，他高兴得把钢刀磨了一遍又一遍，跑东家，串西家的，给他的小伙伴布置站岗放哨任务。今天天未亮，他把几个煨熟的红薯往衣兜里一塞，就同

阿方撑船送饭去了。他一路想：要是这回能亲手抓到几个土匪才过瘾呢。一到目的地，他和阿方放下饭箩，跟着民兵就往山上闯。结果被爸爸拉住了，要他们赶快撑船回去，告诉村里人，注意加强岗哨，不要让跑下山的土匪漏网。小钢刀无奈，只好撑船往回走。

船过了青石滩，远远传来了冲锋号和手榴弹爆炸的声响，小钢刀兴奋地喊起来：“阿方，冲锋号响了！”他猛地放下竹篙，拔出钢刀，向空中左劈右砍，高喊着：“冲呀，杀呀，一刀劈死番鬼六！”

船儿拐了一个弯，他们发现河湾的竹蓬下，昨天装的几个竹围子，鱼罩掉了下来，一定是有鱼被罩住了。“快去捉鱼，慰劳解放军叔叔。”小钢刀说着，用力一撑，把船往岸边靠去。

正当小钢刀的船靠岸时，突然，岸上响起一个破锣声：“嘿，阿刚，你们从哪里来呀？”

小钢刀扭头一看，只见阴暗潮湿的竹丛中站着一个人，身穿一套烂得到处露肉的黑布衫，驼着背，蜡黄浮肿的脸上道道血痕，鹰勾鼻子下咧着一张大嘴，露出两颗大板牙，真象个煮熟的狗头！

“啊，番鬼六！”小钢刀和阿方几乎同时叫出声来。小钢刀“嗖”地拔出钢刀，阿方举起了船桨。

原来番鬼六上次落水没被淹死，带着几个亲信，投靠另一股土匪去了。昨天晚上，这股土匪又被解放

军和民兵围住了。匪徒们被打得死的死，伤的伤。番鬼六右手被打伤了，动弹不得，好不容易才光杆一条逃命出来。他想先逃到义昌江下游的小娘山，再纠集残匪，卷土重来。可是，路上到处是民兵的重重关卡，混不过去。他正躲在竹丛中冥思苦想，伤又痛，肚又饿，实在难熬。恰巧这时发现一只小船划来，他高兴得象抓到了救命稻草，嘿嘿一声冷笑：“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！”可是，船一靠近，他却呆住了：原来船头拿篙的正是阿刚！“唉，真是冤家路窄，又碰上这小伢头！”顿时凶念一闪：“干掉他，报我翻船之仇！”他把枪口一抬，对准了小钢刀。可是转念一想：枪一响，不是把自己暴露了吗？眼下四处是民兵，怎么逃命？再说打死了他，自己有一只手动弹不得，谁来撑船呢？他贼眼骨碌碌地转了几下，一条奸计上了心头。于是他把驳壳枪子弹退了出来，喊了一声，嘻皮笑脸地向小船走去。

阿刚手握钢刀厉声喝道：“举起手，缴枪不杀！”

番鬼六吓得倒退几步，把手举了起来：“我……我想去乡政府自新……”

“自新？”小钢刀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狠狠地盯着番鬼六，好象要看穿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似的。番鬼六又哈哈腰说：“我要重新做人，你行个方便，撑我去一趟。”

“要是真自新，就赶快把枪交出来！”小钢刀大声喝道。

“枪……我等下交给乡政府吧。”

“不行，缴枪不杀！”阿方也逼近一步喊道。小钢刀拿刀冲着番鬼六晃了晃：“交不交枪？”

“好，好，我就交，我就交。”番鬼六说着，从屁股后头摸出一支驳壳枪来，双手捧给小钢刀。

小钢刀接过来，拉开枪机一看：“空的！子弹呢？”

“子……子弹打光了。”

小钢刀把枪往腰间一插，心里总觉得番鬼六在搞什么名堂，一时还搞不明白，于是严肃地说：“番鬼六，党的政策你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”

“要是真想向人民政府自新，那就上船吧！”小钢刀命令着。

番鬼六上了船，就坐了下来，怦怦跳的心定了定，两只眼骨碌碌地转动着。

看见番鬼六交了枪，阿方可高兴啦，他从小钢刀腰间拔过驳壳枪，得意地摆弄起来。小钢刀扯了他一下，拿回驳壳枪，然后指着平静的水面对阿方说：“看准水路啊！留心风浪起，不要碰上水中的暗石头！”说着拿起竹篙，命令番鬼六：“坐到船中间去！”

“坐在这儿得啦。”番鬼六不愿动，他怕坐在中间两头受敌，不好办。

“不行，快坐过去！”小钢刀大声说。

番鬼六无可奈何地坐到船中间。小船慢慢离了岸，船上三个人都盘算开了：

番鬼六想，上了船就好办了，到了小娘山，就送你们上西天！一边想，一边伸出左手捂了捂肚子。

阿方想：水面这样平静，为什么阿刚叫我留心风浪，不要碰上暗石头呢？是不是番鬼六要搞什么名堂？嗯，要提高警惕，看着阿刚哥怎么动作才行。

小钢刀在细细地回想着刚才番鬼六的一举一动，越想越觉得可疑：他说要去自新，为什么不走大路，却躲在竹丛里？这个人肚子就象田螺壳，七弯八曲的，定有鬼名堂。这时，小钢刀耳边响起了陈叔叔亲切的声音：“……狼明明是吃人的野兽，可是却装成‘外婆’。”

想到这里，他把竹篙用力往下一戳，回头大声说：“阿方，灵醒点，快快送他去乡政府！”

就在小钢刀猛戳竹篙、转头的一刹那间，番鬼六一惊，左手又不自觉地按按肚皮。

小钢刀产生了疑问：为什么他老按肚子呢？要想办法弄清楚才行！他故意对阿方说：“你怎么划得这样慢，是不是肚子又痛啦？”特意把“又”字讲得特

别响。趁番鬼六回头望阿方的时候，小钢刀做了个手势。

阿方明白了小钢刀的意思，装成有气无力的样子说：“是罗，刚才就有点痛，现在痛得更厉害了。唉哟——”说着停下桨来揉肚子。

“我看看。”小钢刀把竹篙一放，走到阿方身边。船失去了控制，随着一股水流推进了河湾，打起转来。阿方捂着肚子，“哟哟”地喊着。

番鬼六抬头一看，前面就是三叉河口，一条小河从左前方流过来，两河汇合后向北流去。从前面小河行上水船，十里左右就到乡政府，下游二十多里就是小娘山。要是拖在这里，被人发现，就麻烦了。他一边假笑着，一边把身子靠过来说：“不要紧的，还是快点划船吧！”

小钢刀猛地一转身，一甩手，站起来大声说：“怎么不要紧？你的肚子倒不痛！”他的手一下戳在番鬼六肚子上，触到一个硬梆梆的东西。番鬼六好象被火烫着一样，连连向后倒退着。

“啊，还有一支枪！”小钢刀心头一紧，“这家伙一定是假自新。怎么办？要抢过他的枪才行！”他回过头对阿方做了一个擂拳头的手势。正想动手，番鬼六干笑了两声，一双阴森森的贼眼盯着小钢刀，用手护着肚子向后缩。小钢刀突然指着前面河岸说：

“看，农会主席来了！”番鬼六一惊，回头去看，小钢刀猛地朝他扑去，双手去掏他的枪。番鬼六踉跄地倒退两步，顾不得右手的伤痛，双手按住枪，用力摆脱小钢刀的双手，顺势抢过阿刚的钢刀和驳壳枪。阿方举起桨正要打，却被番鬼六一脚蹬倒了。番鬼六一下敞开衣服，从怀里摸出一支白朗宁手枪，咆哮起来：“不准动，把船给我撑到小娘山去！”

“你不是去乡政府吗？”小钢刀愤怒地说。

“哼，去乡政府，没那么便宜！”

“想上小娘山，才没那么便宜！周围全是解放军和民兵，你还能插翅飞上天？”小钢刀毫不示弱。

“你少罗嗦！快点划，不然就开枪了！”

这时，小船已经打着转漂过河口，前面溅起满河的白浪花，老虎滩到了。小钢刀的心啊，比那滩头水翻腾得还要厉害，妈妈牺牲时的情景又浮在他眼前：那是村里刚解放不久，番鬼六组织暴乱，在山里开黑会，被妈妈上山打柴发现了。妈妈拉着一个女青年往区政府去给解放军报信，在山脚碰上了土匪，妈妈挺身掩护女青年冲了过去，自己却被番鬼六枪杀了。番鬼六害死了几多人啊！爸爸说，这是阶级仇，一桩桩都要清算！想到这里，小钢刀恨得眼睛都要冒火了，恨不得立即收拾这个恶魔鬼，可怎么办？把船弄翻吗？不，下了水不一定能抓住他。唉，我的刀！他看了一